

妈妈的胜利

肖遥

我妈把小高得罪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：那天广场舞队领舞临时缺席，60多岁的小高被推到前排。作为舞队最年轻的成员，小高紧张得同手同脚，我妈见状，亮着嗓门笑道：“小高你把《荷塘月色》跳成广播体操啦！”在三线厂工作了几十年的我妈，说话像车床刨刀般直来直去。她认为“虚头巴脑的客气话最费电”，跟谁说话不客气就是与谁关系好，调侃谁嗔怪谁就是跟谁亲热，可她认为的“亲热”，越来越没人领情。在讲究边界感的今天常常碰壁，小高当时就红了脸，之后半个月都躲着我妈老太太走。

我妈虽然80岁了，但也需要社交和友情，知道自己冒犯了小高，于是一直留心如何挽回。老年活动中心成立了书画班，过年的时候，我妈就去写对联、画画，顺便画了幅《秋庭戏婴图》送给刚刚喜得孙子的小高，小高捧着画，爱得挪不开眼，脸笑成一朵金丝菊。春天清理院里竹子的时候，我妈在群里发消息“谁要竹竿”，小区种菜的老人们一呼百应，夏天给黄瓜豆角西红柿搭架子都需要竹竿，于是我妈又通过送竹竿刷了一波人气。院子里的杏子熟了，我妈又招呼大家来摘杏。与其说我妈会分享，不如说她通过分享给自己编织了一个温馨友善的朋友圈。

我妈在书画班也碰过钉子。活动中心定期举办画展，负责收画的王茜脾气不太好，有一回更是各种挑剔，比如我妈画的钟馗，她说是封建迷信；画了一幅身材曼妙翩翩起舞的女郎，她说内容不积极不健康；还有一张李白“举杯邀明月”的画实在挑不出毛病，裱好了已经挂在了墙上，没事的时候，王茜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审核，终于发现“花间一壶酒”貌似少了个“一”

字，通知作者拿回去补上……王茜不认识我妈，两人并无过节，后来听说，有个跟我妈同名的人跟王茜吵过架，于是王茜就针对这个名字进行围追堵截，我妈无辜躺枪了。

我们都劝她以后不要参展了，免得给自己惹闲气，可我妈说她只是吐槽一下，转而雀跃于群里，又通知图书馆最近有画展，让大家交画呢！她问我们“这回交那张好呢”，我们笑话她参展热情不亚于明星走红毯。有一天，一个人路过院子门口，顺便跟她打招呼，说“在图书馆看见您的画了……”，我妈专门迎上去跟他搭话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我明白了，即便80岁了，她也需要被看到被关注。

这些年，父母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们身体不灵便了，头脑不清楚了，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子也像秋天的菜园子一样逐渐凋零。忽然发现自己成了院子里最年长的，这种人生忽晚、山河已秋的感觉，其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去面对的。我妈的办法就是积极投入和世界的互动，一点惊叹和赞誉，都能给她带来巨大的开心。

傍晚，跟她去散步，对面几个人双手举得高高的在走圈，迎面走过的人们揶揄他们的锻炼方式“是在投降”，那些举手的人讪讪地笑，不知如何作答，我妈很机灵地替他们回道“这个姿势的意思是胜利”，那几个人感激又赞许地冲她点点头。

“胜利啦”是我妈的口头禅，扛过了一场病、画了幅画、学了个舞、锄了块地、收获了桃杏菜蔬，她都会举起双手说“胜利啦”。即便在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人生时节，她一刻也不放弃为认可和尊重而努力，想方设法焕发活力和光芒，我觉得她很了不起。

看星星的人

徐业青

十八岁那年，我在石片厂干活，晚上经常和工友们一起乘凉。有个四十多岁的工友以头为枕，仰躺在我一旁看天，看着看着，忽然从门板上一个鲤鱼打挺，“哎，我要请假去。”说完，快步走开。

如此三番五次后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怎么看星过后就去请假？”

他小声说：“明天天热，特别的热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他用手指了指天空：“你看不见呀？星星可像麻饼子样？”

我还是第一回听说星多天热。

我求证于其他同事，他们撇撇嘴道：“谎老三？他的话你也信？”

谎老三姓王，说话云山雾罩，常常言而无信，所以人送外号“谎老三”，相当于现在的“老赖”。

从此我离他远远的。

他还是三天两头地去请假。

他不在场，就有人说他闲话：借了张家两斤米，又欠了李家小店一包烟，反正就是赖着不还。虽然他从未对我有什么要求，但我还是敬而远之，即使迎面走

来，他笑吟吟地准备打招呼，我也装作没看见。我身边的门板上，再也没有他看星星后猝然跃起的画面。

离开石片厂十来年，我没有见过他，直到那天我不得不到他家找他。他爽快得很，答应得好，干得也好，拜托他的事他办得很圆满，很是出乎我的意料。

我看他家门口墙上钉了块香烟包装盒子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“修理部”，门口摆了个旧水泵筒子，泵筒子边放个铁墩子，几个大小不等的扳手、锤子、老虎钳子散乱地摆在地上……他做起了修理工。我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？”

“这是眼睛活，边干边学，开始代人上个螺丝、安个垫片什么的，人家递根烟，我接着；后来人家五毛一块地给，我也接着，就那么瞎搞，然后就会了。”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。今年苦夏，我在夜里乘凉看星，忽然想起了他，也不知他在不在了，和他一辈子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

几天前，在街上遇到他门口的一个后生，便问老王队长可在了了？“您说王爹爹啊，他呀，结实的很！他带着家里人开了个汽车修理铺。他人好，勤快，活做得精细，收费比别人低。不管活儿大还是小，哪怕是补个胎换个螺丝，他都是好言好语好脸色的……”

真是斗转星移啊。他那时看似荒谬地看星知天热，或许正是出于对生活独特的观察和理解。这些别人瞧不上的“小聪明”，却往往让一个人在生活中获得了别样的天地。



苍茫大地 李海波 摄

竹篮子

许若齐

常拎着竹篮子去菜场买菜，引来旁人诧异眼光，也有人伸出拇指：“环保！”

我颇受用这种称赞。少用塑料袋，就是保护生态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竹篮子情结甚重。

少不更事时，常被家长打发拎一篮蔬菜去江边水埠头洗。水埠头有青石板，平整如砥，多少年的涤洗捶打，愈显光滑洁净，纹理可鉴。

竹篮是元宝形，疏密有致。洗完菜，用其捞捉花纹美丽的小鱼。小鱼看似游弋怡然，稍有水波漾起，便四下逃散，没了踪影，每次只有几根水草湿漉漉依附篮底。我依然孜孜不倦，以为竹篮打水也好玩。有人嘻笑：这孩子呆，怎不知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道理。我恼，回敬：人有生死，还不是一样的！那人大愕：这孩子将来得了得！

我若能循此修炼，肯定修成大哲一枚，可惜始终追求烟火人生，热衷庸俗生活。耳顺之年方才顿悟：人生不过名利场上捞捉，到头来与竹篮打水有异乎？可惜大多数世人不能参透，对此，我既悲哀又欣慰。悲哀的是怎么就看不透：欣慰的是看不透，便有了奋斗进取的动力。

还常被家长打发去菜场采买。每每天色微熹，揉着稀松睡眼，接过家长递与的竹篮及一把角票，哈欠连天，脚步深浅地走。

菜场在老街，四乡菜农自发形成，沿街摆摊。蔬菜皆自家地头当天凌晨摸黑拔割挑进城来，叶上露水晶莹剔透透亮的。

人间四月天，时蔬遍地鲜。菜苔、辣椒、香椿、水白菜、莴笋、荠菜、马兰、蕺菜、毛笋、雷笋、水笋……都是自然馈赠。毛笋硕大，甚至一根就让竹篮沉甸；雷笋、毛笋都是扎捆卖的，一捆仅一两角钱。绿意盎然的菜蔬置其中，相得益彰。只需几角钱，篮子便满了，当然，都是素的。讨价还价是必须的，每个摊位前都是锱铢必较。大都是家庭主妇，唯我是少年，但我也乐此不倦，因讨回几分钱，可在街边拐角烧饼店买一个“蟹壳黄”吃。这种小烧饼乃徽州特产，内里猪肉丁霉干菜，用枋炭文火烤得两边黄，油微微渗出。我放下竹篮，一手托其送嘴边，轻轻咬开，慢嚼，但觉焦香满口；另一手托腮下部位，生怕角屑芝麻落下来。

塑料制品兴起，竹器式微，竹篮亦在生活日常中渐隐渐退。塑料袋铺天盖地，购物买菜携带方便，污染也触目惊心。即便在偏僻乡村，此物随处被弃。河流弯弯，大水过后，水边树杈上，白花花挂满，让人痛心疾首。现在对生态环保抓得紧，大有改观。

我认识故乡的一位老篾匠，做了五十年的竹篮子，手艺炉火纯青，破篾的功夫了得。砍回竹子，篾刀在头口平分破开，用力一拉，竹子无论粗细，就“啪”地裂开好几节，顺着刀势使劲往下推，竹子噼啪噼啪像燃鞭炮般一开到底。带皮的叫青篾，最结实，再起的叫黄篾。从青篾到黄篾，剖开篾片的层次愈多，水平愈高。他能起出七层，剖出的竹丝宛如阳春面一般细，从刀口处瀑布一样吐出。

他编竹篮子，用的是青篾，编出的东西自然轻巧、结实、好看。

我家现有大小竹篮子两只，各有分工，各司其职：大篮买菜，竹篮隔三岔五不空，日子行云流水；小篮子袖珍，放黄瓜橘子苹果香蕉，青皮篾丝衬着，拎将出来，怎么都好看。

